



还愿

□李自平

去驾校报名学驾,来到第一个报名处。教练看了我的身份证,注目我的白胡须根和下垂的眼睑袋,递回身份证说:“对不起,我的名额已满。”第二个报名点,亦遭婉拒。

我不死心,找到了第三个报名地。张教练与我似曾相识,看了我的身份证说:“1952年生,过花甲,奔古稀,为何冒险学驾驶证?”

我说,为了还愿。还四十年前的一言轻诺。

张教练说:“以你之言,似有故事,说来听听。”

我父母是1914年的同龄虎,因生活艰辛无钱治病,我多个同胞兄弟夭折了。三十九岁时他们生了我,幸存为独子。我成年了,父母成了花甲老人,还有一个八旬祖父共同生活。父母患哮喘,在生产队挣不了工分。大队书记照顾我家,让我去公社砖厂做土坯,一个晴天能赚两元多钱,比生产队挣工分强多了。父母不能干活挣工分,我家是生产队的透支户,我打土坯一年有两百多元工钱,正好负担一家人的粮草钱。

生产队日落放工,社员们回家煮粥。为节省点灯的煤油,夏夜在屋前土场上熏烟驱蚊,借着星光喝粥纳凉。我从公社砖厂做土坯回家,经过堂兄门前,堂嫂对我说:“有个小脚大娘询问你家事,问你,狠不狠。”

狠不狠?家乡俚语的意思是聪明不聪明。暗中访亲,是我家乡惯例。有人给我提亲事了?我自个儿不明所以。

果不其然,生产队的会计老婆来我家提亲,女方是公社七大队张家二丫头。媒婆要我定个日子去相亲。我说,等到阴雨天去张家相亲和看人。对于打砖坯工而论,晴天太可贵了,耽误一个晴天,就少赚两三块钱。

拖延时间,我另有谋划,女方小脚老太暗中访亲,我亦得暗访女方如何。女方生产队有个姓马的在砖厂打工,我询问张家二丫头的爹。他说:“张家四个丫头,二丫头个子最高,田茬里农活样样上趟,生产队积青草养猪沤肥,用自行车到南江边农场拖萝卜秧子、山芋藤。张家二丫头和男劳力一样,一车二百斤,来回二百里,早出晚归。”

我听完介绍就回到自己的打坯场,同事关心说,你也不问问那个丫头齐整不齐整。我说,诸葛亮的老婆也不齐整,齐整女人不能当饭吃。

那年代的农村,每户屋檐下挂着一个菜盘大的纸屏喇叭,早中晚广播时事新闻天气预报。这日播报今晚大雨,明天上午不能开工做砖坯,于是约定媒婆去张家相亲。双方暗访在先,知根知底,自然而成。

我父母体弱多病,急于娶儿媳主持家务。亲家母小脚老太说:“等明年嫁了大丫头,后年嫁二丫头。”

老父亲自去张家诉苦说:“我身体不行了。独子去砖厂打工,三个老人在家,发病的日子,饭也不能煮。再等两年娶儿媳,我怕等不及了。无福消受儿媳的

孝心。唉!”

亲家翁明事理重情义,劝说小脚老婆先嫁二丫头。小脚老太精明细算,掰了手指算账说:“我四个丫头要摆平,二丫头早两年出嫁,少挣两年工分,两百多块钱。大丫头晚出嫁两年,多挣两百块工分钱,里外四百块钱。现在街上人家,讲究三转一响,我想追街上人,女儿陪嫁三转一响。二丫头先出嫁,少挣工分钱,三转一响没了。出嫁二丫头我不体面,也不大操大办婚事了。你家该咋办就咋办。”

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称为三转,收音机称为一响。当年的婚车,是在自行车龙头上扎两支电筒,后坐垫包上红花毛巾,选择骑车技术好的壮男为车夫,和媒人同去接新娘。二丫头没有三转一响做陪嫁,心里不爽,耍脾气不要男方婚车接人。向闺蜜借了一辆九成新的上海凤凰车,与做媒的会计老婆各骑一辆自行车。那年腊月十六日黄昏,两人骑车到了我家,几声鞭炮后与亲戚邻友喜宴,显示自己陪嫁了一辆新车。

洞房无花烛,两盏煤油美孚灯亮到天明。天亮拜见公婆,全家合喝一碗红糖和气茶。

婚庆第二天午宴,拜见男方舅姑至亲,收取拜见钱。午宴之后客散主人安,二丫头说:“陪我去三余镇。”

骑车到了三余镇,二丫头径奔供销社钟表柜台。上海牌手表一百多元,新出品的红旗快摆手表不足百元。二丫头拿出钱包说:“前天在娘家收舅姑亲戚的襟带钱、妈妈给了几块压箱钱、今天中午收的拜见钱,统共不足百元。给你买上海手表,钱不够。就买只红旗快摆手表。明天回门去娘家,舅家姑家亲戚都在,新郎官手一伸光荡荡,没有一只手表多尴尬。”

我无言以对,买了手表配了表带,二丫头数数还剩几元钱,又买了一条黑白花的围巾,对我说:“你没有新衬衫,领口磨毛了,明天围着围巾去我家回门见舅姑亲戚。”

结婚第三天回门,两人各骑一部自行车去她娘家,二丫头把借来的婚车还给闺蜜,两人合骑一辆车回来。二丫头叹息:“四个轮子去,两个轮子回。”

我大言不惭戏说,“努力奋斗,将来开四个轮子车带你逛街。”二丫头呵呵而笑:“晚上做个好梦。”

为此一言轻诺,我决心考个驾驶证。

张教练说:“听了你的经历,我决定以几倍精力,培训你这老年学员。”

国假日,儿子媳妇,女婿女儿各开一辆轿车到乡下老家。连同老头子的车,五辆车一溜排列于楼下,我老婆开心笑道:“你们四辆车价钱高,但我感觉坐老头子开的车最酷、最帅。四十年前那年,我借辆自行车骑到李家结婚,如今老头子开轿车载我上城下乡,终于还却当年愿望。四十年的发展,普通农民乡下有楼,城里有房。做梦也没想到。”



枝头鸣春意

陈顺源

我与“鸟语”的纷争

□云壁

我的窗下是一汪人工湖,形状像一撇饱满的逗号。绿色的树木郁郁葱葱,浅草绿、金叶绿、深翠绿形成参差的层次,浓墨重彩,让人感叹同一色系居然是那么庞大的家族。

在绿色拥裹之间,东一处西一处错落着些籍籍无名的粉紫小花儿,沿贴着栈道的栅栏兀自灿烂。石道的尽头铺展着褐红的枫树。不大的方圆修建了两条水上小径,蜿蜒、精致,还有两处泊岸的码头,过桥与亭台。

我常在清晨或薄暮之时坐在落地窗前读书和沉思,每每都要打开窗,让风儿肆意撩拨蓝色的碎花纱帘,也一任心性轻浮的鸟语欢愉在我寂静的心田,风吹帘动,乐音缥缈,有意无意间举目,会瞥见一个孩童正从水径上张开双臂一蹴而过,抑或是一只迷途的鹭鸶停在那尊锦鲤雕塑上引颈张望。

罗素说,我为什么活着?一是我渴望的爱情,二是我渴求的知识,三是对于这类一切的同情心。我想,每于此时,我也都在这三者里沉沦,醉眠三生不愿醒。

然而,此时非彼时,事情总是千变万化,世间哪有绝对的东西。

如若阳光温存、微风荡漾,或者小雨婆娑、天清气爽,心性轻浮的鸟

语可算是人间大美、锦上添花!但若放在凌晨四点半,窗外鸟声叽叽喳喳、浮躁喧嚣,就会令人恼怒,因为它的声音惊扰了人美妙的梦境,令睡眠零碎,难以为继。

就比如我窗下的这汪人工湖,每到春暖花开、水明景美之时,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便成为鸟的家园,弄舌的巧雀唯恐天下不知它对于春来的欢喜,在每个凌晨四点半都必要引吭高歌,先是有只领头的,高亢而悠长地吹响集结号,随后群鸟欢腾、叽叽喳喳,那声音如同交响乐般铿锵顿挫、直冲云天,直到约莫一小时后方才消歇,而此时,人早已无法再次入眠。

我因睡眠不足、实在恼怒而致电物业经理,把那棵水边长得太昌盛的树砍了,里边不知道藏身着多少制造噪音的鸟雀,不胜其烦!物业经理讪讪地笑说:绿化好倒又不好,鸟语花香多美啊。经他一说,我也自觉尴尬,知道自己是无理要求,可心里却并未真正妥当,每当凌晨鸟鸣,总要无语怒骂数回,但不管怎样,最终只能自己作出退让,搬进另一间卧房,选择“耳不听心不烦”。

我其实是惯于坐在临窗的落地阳台,远观俯瞰我屋前小湖的春夏

四季的,并未真正走近过。好在机缘巧合,恰逢一春日,春阳明媚,我决定第一次走下楼梯,走进小湖的林子,近距离徜徉其中。

曾在心中与之纷争日久的叽喳鸟语,靠近着听竟像极了父母与孩子的嬉戏耍闹;被浓绿树叶间筛下的阳光哺养的草苗,娇嫩得如同刚沐于华清温泉的娇俏佳人;掉了朱漆的雕栏婉转邻水,虽岁月苍远却并不怨尤,仿佛风韵尚存的迟暮美人。

我突然就有些惊骇,原来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换一个视角去看的。我们都惯于守成,亦惯于用一己之私去判断和分类,早有圣人云:君子一日三省吾身,但“省”如何容易做到?除了有这份意识,更需要有一份契机。比如现在,我为我的自私和一贯窥豹汗颜,但同时亦感到欣慰,幸好没有无耻纠缠,要不树砍了,“月明星稀,鸟雀南飞。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。”我就是它们的罪人了。

我与鸟雀的纠结纷争也终于在这一刻得以和解,时值2020年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,我自心里深深祈祷:大自然啊,原谅我们的无知和过错,请收起你的屠刀,露出蒙娜丽莎般美丽的微笑,人与自然,永恒至好。

芬芳一叶

四月

□通理

朋友告诉我,那是晚樱。楼下,随处开着粉白花朵,绽放在手机的镜头里,被人读出属于晚期的樱花。嗯,于是,我知道,时节正在交替,从冬经春而要立夏。

四季各有味道,每个月都有不同。四月呢,已不似前期的冷,没有了乍暖还寒,着实有了些夏的初况。清清爽爽,不冷不热,真是正正好的天气!

每年都有一个四月,2020年的会有些不一样。

4月7日,月亮正圆,农历三月半,而到夜12点即今晨0点,离汉离鄂通道76天后重启。一个非常值得记忆的日子,你我等待已久。此时,因为武汉,因为疫情,因为全球正在抗击新冠肺炎。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从没停息过。

2019年的四月呢,一切如常。过着课堂学习的日子,如同回到了年轻时代、大学生活。两个月的时光,不短也不长。此后,八月又在武汉,十二月又在西安,读书学习各一个星期。

四月里,我曾去过莎士比亚故乡。大凡读了点书的人都愿意远涉重洋,去看一眼400年前的大诗人、大剧作家的家乡,他所住过的家。四月二十三日,既是属于莎士比亚的日子,也是属于塞万提斯的日子,英国、西班牙分别贡献于人类的这

两位大文豪。属于文人,属于全民阅读,属于全世界。对一个民族来说,读书有多重要,犹太人便是,一个少有的全民读书的民族,一年人均六十四本。

人生一个驿站一个驿站走过。记不清每年走过的四月,但记得四月会交替着人生。

2001年四月,突然地与文化结起缘来。于是,在文化岗位上一晃就是九个整年。从此,多了一点文气,内含文质和气量。出门、出差、出游,看的多是文化景观,文化浸润到了骨子里面。挥笔泼墨,变成了暂做文化人的一种标签。其实,最多的表现是爬格子,用文字表达思想。到底是职业造就了文气,还是文气去成就了职业、事业?我相信有一种交互作用的独特力量。

选取其中一年的四月。2009年4月13日~22日,我们参加尼泊尔的十天,文化部组的访问团,规模不大规格却很高,还去了印度。到访的第二天正是佛历新年。当晚,入住后便走到酒店里一个大厅,是当地人庆祝新年的现场,异常热闹。次日一早,我与同屋的后来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秦先生一同散步,恰巧走到一居民家,从敞开的大门看到四五个刚起床的一家人要么在水井边刷牙,要么在楼上迎着晨光缓慢地走动。从他们淡

定、随意的神情里,我似乎读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。

这又是一个在国外的四月。铺设到这里,我还是蓄积着要写十年前的四月。彼时,又是一种力量让我转身,转向也是两个字:政论。

2010年四月,多跑七层,上了十五楼,从艺文到政论。反正从专业而论,文化、理论都沾不上我所学专业之边。总信奉工作着是快乐的,愿不愿都要去干,那是职业的生命,没想到,越干越来劲,越干越深入,在原以为不起眼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,滋味无穷。通俗一点说,就是一发不可收。

人生原本没有什么辉煌,辉煌的日子全由平凡的日子构筑。或许有一天,所有平凡的日子集聚起来,就堆砌成了一座山峰,丰碑样挺立,非凡再不言平凡。于是欣然于人生某个时段,没有白白浪费,没有匆匆走过,更没有毫无建树。

职业生活无多,没有感慨也要生些感慨来。瞻前顾后,会裹足不前,平静的心情反而会欢乐样走着。早睡早起、顺顺当当,读书写作、时光流淌。相信心有多大,就能走多高多远。身处江海一隅,心想跨江跨海。

四月的晨风,荡漾开来。一年又一年,皆有惬意的四月,清爽的蓝天。